

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（第二次宣講）  
悟道法師主講（第二十四集） 2013/7/31  
台灣華藏淨宗學會 檔名：WD15-005-0024

請大家合掌，我們來念開經偈，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、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、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，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，請放掌。

《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》。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晚上好，阿彌陀佛，請放掌。請大家翻開經本第十六頁第五行，我先將這段經文念一遍：

【南無大悲觀世音。願我速得戒定道。】

我們昨天學習到這一段，昨天我們跟大家報告，有關戒學方面的一些道理。這段經文，我們跟著觀音菩薩發願，這一願就是希望我自己很快，『速』就是很快，得到『戒定道』。佛法的修學總原則就是戒定慧，所謂因戒生定，因定開慧，開了智慧才能斷煩惱破無明，斷煩惱破無明才能了生死、成佛道、度眾生。這三學戒定慧是佛法修學的前提，總原則，就是修戒定慧，不管修哪一個法門，這是一個總原則。講到戒，這也非常的深廣，因此這個戒在中國大乘佛教，大乘八個宗派裡面，它也立一個律宗這個宗派。這是唐朝在陝西終南山道宣律師，他是律宗的祖師，專攻戒律。傳到中國來的戒律有小乘戒、大乘戒，小乘戒五戒、八關齋戒。五戒、八關齋戒雖然說是佛為在家居士定的，我們看《弘一大師講演錄》，弘一大師他講，其實五戒跟八關齋戒在家、出家都需要受持。

像出家人一圓頂、一剃度，他不是馬上受沙彌戒，而是先受五戒。到了登壇，像現在我們台灣很多佛教寺院，包括中國大陸很多佛教寺院，每一年都有寺院傳授三壇大戒。三壇大戒都是屬於出家

眾受的戒。第一壇是沙彌戒，女眾叫沙彌尼戒，第二壇是比丘戒、比丘尼戒，第三壇就是菩薩戒了。菩薩戒他就沒有分男眾女眾、在家出家，四眾弟子都可以受。像五戒一樣，五戒、八關齋戒在家出家四眾弟子都可以受持。只有沙彌戒、比丘戒、比丘尼戒、沙彌尼戒，這專屬出家眾的戒法。一切戒它的根本就是五戒十善。戒跟善它的一個區別在於三皈依，所以五戒得戒是從三皈依得戒的。

我們看淨土三經《佛說觀無量壽佛經》，淨業三福給我們講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淨業三福第一福，「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」，這第一福是人天福。我們現在佛門有很多道場提倡人間佛教，求人天福報，你看佛光山它出了一份報紙叫「人間福報」，我也給它訂了一份，人間福報。我們要求得人間福報，或者要提升到天道的福報，想往生天道去，淨業三福第一福就必須要修學，才能夠滿我們的願。如果淨業三福第一福我們沒有學習，沒有去落實，我們想求人天福報也求不到。縱然求到，這個福報也不純，有夾雜。所以要求得純淨純善這個福報必須修第一福。第一福雖然是講人天福，我們也不能疏忽，過去我自己就犯這個毛病，總覺得我們學佛，後來又出家了，修出世間的福重要，出家人要出世、要出離六道，我們不求人天福報，我們求往生西方淨土，我們修淨土的人求往生。修其他法門的人，像禪宗求明心見性、大徹大悟，教下求斷惑證真證果。

但是修學了幾十年，實在講很慚愧，一無所成，現在年紀也漸漸老了，回想過去的一些想法，現在想一想，總是沒有重視基礎這個觀念。雖然聽我們淨老和尚講經，聽了我也點頭、也同意，也不反對，但總沒有認真的來修學。一方面是疏忽這個基礎，比較好高騖遠，喜歡大經大論，因為以前我們淨老和尚都是講大經大論，聽到這些大經大論的理論非常歡喜，喜歡聽講。對這個基礎的修學，

我們淨老過去也常提，特別提到《感應篇》，早年是沒有提倡《弟子規》，提倡《感應篇》，提倡《了凡四訓》、《安士全書》，這三本書。常常在講席當中給我們開示，這三本書是我們民國初年，中國佛教淨土宗第十三代祖師印光大師，他一生印最多的經，流通最多；其他的大乘經典有印，印得不多。他在蘇州辦一個弘化社，弘化社現在還在，就是好像出版社一樣，自己有印刷廠，有校對的這些人員。

在當時，印祖他一生，人家供養他的錢很多，他沒有去蓋大道場，他的錢主要用在印經流通，印送經典流通，自己辦一個弘化社。為什麼自己辦弘化社？因為這個出版印經最困難的工作就是校對，如果重新排版打字的，這個錯字是在所難免，錯字、漏掉，或者順序顛倒，這是常有的事情。所以過去我們淨老和尚早年在景美華藏佛教圖書館給我們講，以前在台中蓮社，台中蓮社李老師也常常印經，也常常出版，很多經書典籍重新排版打字。重新排版打字要校對，他說有的書校了七次還有錯，七次七個人校還有錯，可見得校對的事情不容易，這是很認真在做的都還會有錯。如果交給一般的印刷廠，他不是很認真負責給我們做這個工作，那錯誤的地方就會更多。所以印祖他自己乾脆辦一個弘化社，自己培養這些人來校對，找一些有道德學問的居士來幫忙發心。所以在弘化社印出來的經，可以說錯誤率不敢說百分之百都沒有，但是可以說把錯誤的機率降到最低，等於快接近零了。因此到弘化社請經，大家都很有信心，有很好的校對工作。

印祖一生人家供養的錢主要用在印經，做經典流通這個事情。經典流通，道家的《感應篇》，《了凡四訓》、《安士全書》，這三本書印最多。我們淨老和尚一九七七年第一次到香港講經，在中華佛教圖書館，圖書館小小的還在，是民國初年倓虛老法師建立的

，後來交給暢懷法師他來管理。在講堂，它那個講堂好像沒有我們這一間大，比我們這間還小，香港的房子，大家去過都知道，小小的。但是它是圖書館，圖書館總是藏了一些經書，我們淨老看到書架上有一本《了凡四訓》，把它拿下來翻一翻，翻到後面版權頁，那個版權頁他發現非常驚訝，印了幾十版，每一版最少是一萬冊以上。發現印祖在世，《了凡四訓》、《感應篇》、《安士全書》印最多，幾十版，每一版最少一萬冊、二萬冊、三萬冊不等。估計在他那個時代，他一生當中印這三本書，最保守的估計總有幾百萬冊。那個時候印刷術還沒有現在這麼發達，在那個時代印這樣的數量相當龐大。

印祖一生他以印經、流通善書為主，附帶也做慈濟，有時候有災難，特別是大災難水災、旱災，那個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，中日戰爭，天災人禍非常多，大災難他也附帶做救濟，就我們現在講慈濟，他也有。他救濟，他的錢都是從印經款撥的，如果沒有做應急的事情，那就留著印經；如果有需要應急，就從印經款撥出來去救濟、去救急，沒有做那些事情就印經。另外布施醫藥、放生，做這幾個項目，都在做，主要印經。印經流通主要是提倡教育，這個經就像我們學校上課的教科書，我們到學校去念書，那個教科書我們都不去讀，我們就不曉得它裡面的內容，到學校去也學不到東西。在佛門，儒釋道，甚至所有的宗教，都有它們的經典，如果你信眾大家不學習經典，你就不知道自己信仰這個宗教它的內容，它這個教主怎麼教導，我們要怎麼來學習，學習之後我們要達到什麼目標，得到什麼效果，解決什麼問題，這些都完全不知道。所以提倡的是教育，我們淨老和尚一生大力、大聲疾呼「佛陀教育」。教育離不開講學，講經教學，經典上講講經說法。

所以有一年我到美國紐約，在二〇〇〇年，已經十三年前，到

紐約光明寺，壽冶老和尚的道場，他香港也有個道場叫光明講堂。這個老和尚他的寺院、講堂都有寫對聯，寫的我們看都很有意思。在紐約，我去他那個寺院，那個時候他已經九十幾歲，這個老和尚已經不在了，往生了。我隔壁客廳還有跟他合照的一張照片，那時候他已經九十幾歲了。那個時候我五十歲，他九十幾歲。他寺院的對聯我去看到，上聯寫著，「有人說法龍天喜」，說有人講經說法，護法龍天都歡喜，當然我們人間的人也歡喜，為什麼？因為明理，明白道理。我們生活當中遇到種種的問題困難，在經教裡面，佛都有很具體、很明顯的理論方法，教我們如何去解決這個問題。問題解決就歡喜，佛門講法喜充滿。所以有人說法龍天喜。下聯寫著，「無人說法鬼神愁」，這個寺院道場沒有人講經說法鬼神都很憂愁。當然我們人間的人也是同樣，為什麼憂愁？不明理，在生活當中遇到問題，不知道怎麼解決、不知道怎麼處理。煩惱不但沒有減輕，還不斷的增長。煩惱、憂慮、牽掛、恐懼、不安種種的，生活當中的問題困擾，不能解決。

現在實在講我們人比鬼神還要憂愁，有句俗話講「家家有本難念的經」，特別現在做父母的，我們也常常碰到同修，他很無奈的，兒女不好教，不聽話。遇到當老師的也是跟做父母的人一樣，學生不好教，不聽話。都有這種感嘆、都有這種憂愁，不曉得該怎麼辦。現在科學技術這麼發達，愈發達這些問題就愈多愈嚴重，煩惱愈多，生活過得不快樂，富而不樂、貴而不安，有地位沒有安全感，這是我們的現狀。這個必須要透過講經說法才能解決問題。所以他這副對聯也很值得我們提倡的。

在光明講堂那個對聯我是沒有看到，紐約光明寺那個對聯我是親自看到。香港那個我是聽我們淨老和尚在講經的時候講的，他那副對聯也是很有意思，也是我們現實人生的一個寫照。上聯寫著，

「夫妻是緣，有善緣有惡緣，冤冤相報」；下聯寫著，「兒女是債，有討債有還債，無債不來」，這副對聯就道盡我們現實人生的現狀。我們常講夫妻父子，家親眷屬，什麼因緣結合的？四種緣，報恩、報怨、討債、還債，沒有這四種緣他不會聚在一起。這是光明講堂它的對聯。我們看到這些就知道我們淨老和尚真的是講的一點都沒錯，如果佛法，包括儒道，包括所有的宗教，如果不提倡經典的教育，學習經教，深入經教的教理，我們生活當中的一些苦難我們就解決不了。為什麼？不明理，不明道理，不曉得該怎麼做，往往我們的想法、說法、做法都錯了，那錯了結果當然就是痛苦跟災難，不明因果。

所以印祖、諸佛菩薩大慈大悲，出現在我們世間度眾生，幫助眾生離苦得樂，主要用什麼方法？講經教學。我們大家應該都讀過《普門品》，縱然沒有常讀也聽過。觀音菩薩有三十二應身，應以什麼身得度即現什麼身而為說法，每段經文都是這個講法，這個講法大家都會注意到，觀音菩薩他現什麼身應什麼身，什麼樣的身分觀音菩薩都能現。但是有四個字我們一般人就比較疏忽，「而為說法」四個字。現那個身幹什麼？好看。現那個身給他說法！你去讀《普門品》每一句經文都是這麼講。從這個地方我們就知道，佛菩薩度眾生他怎麼度？度就是幫助，怎麼度眾生脫離生死苦海、圓成佛道？就是說法，幫助眾生離苦得樂。苦是從迷來的，樂是從悟來的，講經說法就是幫助眾生破迷開悟，他覺悟了，他的思想也不會想錯，他講話也不會講錯，他的行為也不會做錯，身口意三業都回歸正常，他就離開一切苦難。

《心經》講的，「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」。所有苦厄就消失不存在，得到大解脫、大自在，也能夠像諸佛菩薩一樣應以什麼身得度，我們也可以現什麼

身去幫助他。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，就是開啟般若智慧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般若智慧是我們每個眾生自性本來就具足的，大家本來都有，圓滿平等的，沒有絲毫差別。《華嚴經》佛給我們講得很清楚，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」，每一個眾生都有，連螞蟻、蚊蟲都有，跟如來智慧德相完全是一樣。但是如來他的德能智慧全體可以顯露，得到大自在、大受用。那我們眾生不行，現在好像自性的德能被障礙住了，什麼障礙？「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」，就是被自己的妄想跟執著障礙住自己的本性般若智慧。所以這個智慧德能是暫時的有障礙，不是沒有，不是消失，還在，只是你暫時你不能起作用。現在起的作用都是煩惱，不是智慧，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明白，我們現在起的都是煩惱，貪瞋痴慢這些煩惱。

所以我們學佛目的要開智慧，開智慧的前方便要有戒定，智慧是一開煩惱就斷了，就沒有了，所以智慧斷煩惱。戒定是伏煩惱，戒定幫助我們降伏煩惱，但是沒斷；戒定功夫深了，智慧開了，那煩惱就斷了。所以戒定它是手段，它不是目的，目的是開智慧，開啟自性的般若智慧。我們自性般若智慧還沒有開啟之前，必須借用戒定這個前方便，才能開發我們自性的般若智慧。如果沒有戒定，我們有，好像寶藏，我這塊土地下面很多無盡的寶藏，有，這塊土地是我的，但是沒有開發出來我們就得不到受用。開發你需要工具，沒有工具你開發不了，有，但是你得不到受用。戒定就是開發我們自性無盡寶藏的一個工具，手段、方便。可見得我們當前的課題，「願我速得戒定道」，發這個願就希望我自己很快的能得到戒定，因為有了戒定我才能夠開智慧。沒有戒定，開的智慧不是自性的般若智慧，那是世智辯聰，是知識不是智慧。

我們淨老和尚講席當中講得很清楚，知識。知識不能解決問題，現在講科學家、哲學家、知識分子，頭腦很聰明，可以發明很多

很多科技的產品，但是他斷不了煩惱，出不了六道生死輪迴的苦海，他超越不了。也不能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，還是凡夫，該怎麼生死還是怎麼生死，生從哪裡來、死往哪裡去他也不知道。這是知識它只能解決我們現實生活當中一小部分的問題，主要的部分、重要的部分知識就達不到。而且有一些知識還有副作用，這個問題解決了，另外的問題它又出現，東滅西生，不是究竟之道，治標不治本。所以我們要的是智慧，智慧才能解決問題。所以我們現在學佛的人，我們淨老和尚給我們講得很清楚，如果我們不是走戒定慧這條道路，你看「戒定道」，戒定慧這條道路，走這條道路是開智慧的道路。如果走學術性的，那是得知識的道路，像現在佛學院、佛教大學，像現在日本、韓國，在我們台灣有佛教大學。但學的主要還是一般的社會學科，真正佛經還是很少，不是真正的佛教大學。

真正佛教大學，主要是學佛經，把這個經典，依照古來祖師大德在中國佛教十個宗派，大乘八個宗派、小乘兩個宗派，好像大學分科系這樣，或者分學院，有十個學院，就可以構成一所大學，好像大學有十個學院。你看我們現在淨宗叫淨宗學院，參禪的它可以以禪宗學院，修密的密宗學院，修《華嚴》的，像民國初年在大陸，華嚴專宗學院、楞嚴專宗學院，那是真正佛教大學。現在這不是佛教大學，現在大學裡面有佛學課程，是把它當作哲學來學習，一個學術性的。另外是考據，考察歷史的沿革寫論文，拿一個佛學博士。他們的問題就是沒有深入經典，經教的道理他沒有深入，只是在研究這個，這經怎麼來的，根據歷史的資料做做考據，沒有深入經藏。那個考據，考據到最後，也是問題一大堆。

所以在十年前我到日本東京，遇到台灣一個女學生，她去念佛教大學，念了兩年，她跑來跟我講，她說她要去大陸找一個寺院去修行。我說妳來這裡念書也不容易，大學四年級妳只念了兩年，那



還有兩年為什麼不念完？她說我就念不下去了。我說為什麼念不下去？她說我們教授給我們講，根據他的研究、他的考證，他說釋迦牟尼佛到底有沒有這個人不知道，還不能確定有沒有這個人。她說對佛有沒有這個人存在都有懷疑了，那我還學什麼？她心也就慌、也就亂了。我聽到她這麼一講，我說那我支持妳去大陸，不如去那邊誦經念佛還好一點。念到最後連佛都不承認，不承認有佛的存在。這就是什麼？學術性的問題。現在用學術性他用科學的眼光，科學它的態度就是要懷疑，對什麼事情都要懷疑，懷疑然後你再去找它的答案。在科技的發明是可以用懷疑，對心性的修學，那疑剛好是最大的障礙。

《無量壽經》佛給我們講，疑是菩薩的大障礙。你看六大煩惱貪瞋痴慢疑惡見，在六大煩惱之一，懷疑。懷疑他就沒有信心了，沒有信心那什麼事情都不能成就了。所以我們學佛就是學一個真誠，真誠心，不懷疑，我們念佛三個要訣，不懷疑、不夾雜、不間斷。因此，我們淨老和尚在《認識佛教》這個書裡面講，現在當前這個社會，佛教有幾種型態，這個的確我們要多多的去給社會大眾說明，不然大家不了解，很多誤會。第一個，我們最常見的，宗教的佛教，把宗教那種態度來看待佛菩薩，把佛菩薩當作神明來拜。一般寺院的善男信女，你看我們台北的龍山寺，包括大陸、海外這有名的寺院，信眾非常多。你看龍山寺，如果像現在晚上去看，那個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人潮進去拜。我到日本東京那個淺草觀音，我們觀音佛學會，下一次也可以去日本拜觀音廟，淺草觀音。

我在日本，也是在十年前，遇到一個女眾，大概三十幾歲，給我一個名片，一個日本的女眾，給我名片。她說她專門拜觀音的，反正全世界哪裡有觀音廟她哪裡拜，她們那一個團體就專門是拜觀音的，在日本專門拜觀音。淺草觀音也是很熱鬧，你去東京淺草觀

音去看，男的女的、老的小的。那個學生是最多的，大概是高中生，男學生、女學生是最多的，我看那些學生，他們都是有一個香爐，在大殿外面有大香爐，他燒香後插在那裡，那個香煙，我看日本人就是那個香煙燒起來，他就這樣這樣，把那個香煙弄到身體來，那我就學他的樣子這樣，這樣佛力加持，還要喝那個水。那些都是一個宗教形式，很熱鬧。

像汐止這個觀音廟小小的，我從小聽我外婆，六月十九日通霄達旦大家都去拜。後來我外婆一個朋友出家，一個老尼師出家了，去那邊做住持。在她還沒有去做住持之前，我們社后觀音廟是拜葷的，不是拜素的，雞鴨魚肉全部上去了。因為那些鄉民他不懂，他覺得熱鬧拜拜，反正廟都是有過年過節，拜雞鴨魚肉對神明是最恭敬的，平常還沒得吃，這個時候才有得吃，所以去拜。後來我外婆那個朋友出家，不行，這不可以拜葷的。後來現在都改成拜素的，也是很熱鬧。但是都是宗教的佛教，求平安。

一般宗教，在全世界的宗教，它必須要立一個宇宙之間有個創造萬物萬能的神、上帝。你看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伊斯蘭教，他們都是必須要承認有一個神。承認一個神這叫一神教，這在宗教裡面講叫高級的宗教；如果你這個宗教你的神很多，這個被列為低級宗教。我們佛教被一般不理解的人認為說這不是高級宗教，低級的。因為佛菩薩那麼多，他們說神那麼多，太多了，這多神教、泛神教、爛神教，他把你看作低級宗教。這是誤會，佛教它不是宗教。但現在變成宗教。為什麼會變成宗教？這寺廟的法師、居士大家不學經典，就變成宗教。

所以我接觀音佛學會，這觀音佛學會成立到今年是二十幾年。費洪桂居士她接的時候已經成立十幾年，十幾年我看它的記錄，社會上有做一點善事。當初取這個名稱是什麼因緣起的，我不是很清

楚，到費洪桂她接了六年的理事長，她也是做一些活動。後來她到期了，一直要我來接觀音佛學會，我實在很忙，但是她說都沒有人，她又到期了，她也找不到適當的人，就一直要我接。那個時候我們老和尚在北京，我就請她到北京去請問老和尚。老和尚說可以。她就回來跟我講，老和尚同意。後來接下來，我給沈祕書長講，我說我們要依照老和尚講的，我們一定要學習經教。

你看觀音佛學會成立二十幾年，從來沒有請法師講過一部觀音經。這些會員知道有一個觀音菩薩，但是對觀音菩薩他不認識，拜的人很多，認識的人很少。為什麼很少？觀音經你沒有去學習，也沒有人講解、也沒有人說明。所以很多誤會就出來，很多說法，觀音菩薩是男的女的、老的小的，講到最後大家糊裡糊塗，到底觀音菩薩是男的還是女的也搞不清楚，各說各話。為什麼有這種現象？因為沒有人講觀音經。那經典讀的人很多，但是那個教理教義他不懂，為什麼不懂？沒有人給他說明解釋。所以《華嚴經》佛給我們講，「佛法無人說，雖智莫能解」，這個佛經、佛法沒有通達的人、明白的人給我們說明，縱然我們這個世間聰明智慧很高，頭腦很好，你也不能理解。不但不能理解，還會錯解、還會誤解、還會曲解，把經的意思完全錯解。這樣的人大有人在，而且這樣的人都是知識分子，都是大學教授。

所以我們淨老和尚以前常常舉出台灣大學那個教授，你看當到台灣大學的教授，讀《金剛經》，讀了他的結論是什麼？他說《金剛經》就像兩桶水，這桶倒過來，這桶倒過去，那佛就是這樣倒。我們聽到他講這個話就知道他對佛法是很外行的。我們不要說別的，《金剛經》在中國自古以來有多少註解，古代的註解不談，就談近代民國初年，江味農老居士的《金剛經講義》，你去看。他也沒去看，他就下了這個定論，你看還是一個大學教授。那其他的人你

就可想而知，他對佛經的曲解，曲解到什麼情況。為什麼？他沒有遇到善知識給他指點，錯解了他自己不知道，他自己還認為他自己的看法還是對的。

我們淨老和尚他的學佛過程也常常跟我們講，這也值得我們警惕的，我們佛法講一個緣分。他年輕的時候，因為那個時候清朝腐敗被推翻，推翻在中國起了很大的革命，特別是對傳統文化的一個改革，認為這個都不合時宜了，不要。對這個佛教，儒釋道，大家都是覺得這不管用，特別認為佛教是迷信，在學校的老師就是這樣教他們。你看先入為主，學生其實聽老師的，老師都說這是迷信，這肯定是迷信。所以一直對佛教就沒有好感，連想去接觸的意願都沒有，迷信，你接觸它幹什麼？何必去浪費那些時間？到台灣來，自己很想學哲學，那打聽方東美教授是當代的哲學家，這是他們家鄉的人，安徽桐城派的，就是他們那個地區。在過去，他這個地區的文風很盛，讀書的人很多。他跟他有緣，聽聽他的課很合他的口味，希望跟他學。所以方教授給他講西方哲學，講到東方哲學，講到印度哲學，再講佛經哲學，最後給他講佛經哲學是全世界哲學的最高峰。聽了就很驚訝，這個佛經還有哲學，不都迷信嗎？

方教授特別舉出《華嚴經》，華嚴哲學，他一生攻《華嚴》。他這靈感是生病到四川峨眉山去養病，山上沒有報紙看，讀書人看到寺院有經書就拿來翻。被他發現這個經典，特別是《華嚴經》，有這麼高的哲理在。所以以前在圖書館，我們淨老和尚他也拿他的老師方東美教授寫的兩本《華嚴哲學》給我，但是我大概翻一下，沒有去看。那個時候我就想，一句佛號念都來不及。但是有時間也是有需要，如果講經說法有需要去涉獵一下，知道世間人他們學的是哪些情況。還有給我每個宗教的經典，基督教的、天主教的、伊斯蘭教的，這個經典都拿給我，要我要讀。這是緣分，老和尚他跟

方教授有緣，因此跟他有緣的人，他講的話他會接受。他說同樣一句話，如果不是從方教授的口中講的，是另外一個教授跟他沒有緣講的，可能他聽不進去，他也不會接受，因為他跟他有緣，接受他。

所以佛法的修學遇到善知識很重要，善知識的標準每個人不一樣，就看你對哪個人你對他比較尊敬。你對他比較尊敬，你心目當中你最仰慕的這個人，這個人你跟他學你絕對能學到東西，為什麼？你對他仰慕、對他尊敬，他講的話你會聽、你會接受。如果這個人你對他心理毫無恭敬心，根本就沒有給他放在眼裡，他講得再好的話你也聽不進去，對你就沒幫助。所以選擇老師每個人緣不一樣，因緣不一樣。如果跟這個有緣，縱然老師他程度不怎麼樣，往往學生對老師有恭敬心，他的成就都超越老師，超越得太多。所以古來一句話講，「青出於藍更勝於藍」，這學生成就超越老師。這學習，你看第一個宗教佛教。

第二個學術的佛教，就是像方教授學的，方教授晚年他也學佛了，從這個哲學學術性的轉到真正學佛。所以到承天禪寺，在往生前，去皈依廣欽老和尚正式學佛。這是學術的佛教，現在的佛教大學、佛學院大部分是學術性的，你去問，你去跟他交談，你馬上就會聽出來，它是學術性的。現在不但是佛教，其他宗教也是一樣，包括道教、儒教。我去年前也掛一個名，汐止拱北殿，這我家鄉的仙公廟，請我去當主持，這個仙公廟主持應該請道士去，請我和尚去當主持。這個因緣跟其他的仙公廟有一點不一樣，因為他第一代的主持是出家，當中有兩代都是出家人，所以這個仙公廟一百多年，它的傳統就是吃素，因為第一代主持是出家人。不像社后觀音廟，仙公廟都吃素吃一百多年，觀音廟還吃肉吃魚，關鍵就是有出家人。你看現在社后的觀音廟，我外婆那個老尼師已經往生，因為她

去了，現在都吃素了。不然以前社后那些鎮民，以前是汐止鎮鎮民，他家生孩子，什麼麻油雞、油飯，那些都上去拜觀音菩薩。當然觀音菩薩吃了就會把他們度走了，那個沒有問題，只是比較不符合中國佛教寺院的規定。如果你在南傳佛教國家，他們沒有吃素，吃肉，他們出家人沒有吃素，他們是不殺生，但是沒吃素，吃三淨肉。

第三類的佛教就是邪教的佛教，邪教的佛教就是不好，這是會害人。有一些人學到邪教的佛教，打著佛教的招牌，那他做的跟佛教是完全不相關的，都是一些害人的邪法。去學的人，這個錢財被騙了沒關係，有的還學得著魔發狂，神經不正常，那真的就是害人，誤入歧途，有這一類的。當然那不是佛教。你說宗教的佛教、學術的佛教，它不是正規的佛教，但是它還不至於害人。反正宗教的佛教，他去拜，給他種善根，現在是得不到利益，將來哪一天他覺悟了他會得利益，現在有給他種善根種子的利益，學術的佛教也是一樣，它不害人。那邪教的佛教會害人，這個就不能去接觸，一定要認識清楚。

第四類就是傳統的佛教，傳統的佛教就是釋迦牟尼佛教育的佛教，這個才是正規正宗的佛教，佛陀教育。我們從稱呼上來講就知道佛教它不是宗教。宗教信徒跟上帝的關係是父子的關係，稱為父，信眾信徒稱為子民，這些人都是上帝的子民，人民跟上帝是父子的關係，這是宗教。佛教，我們佛弟子跟釋迦牟尼佛是師生的關係，所以我們念開經偈念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」，南無是皈依恭敬，本師是這個教育根本創始的老師釋迦牟尼佛。所以我們跟佛的關係是師生，本師，根本的老師，釋迦牟尼佛。在宗教裡面沒有這個稱呼，只有在教育裡面才有這個稱呼。從這個稱呼我們就可以知道，佛教他的本質是教育，沒錯。我們要學的就是傳統的佛教，教育

的佛教，那才有用。

現在我們淨老和尚又加了兩種，現在這個社會形態變遷，以前在《認識佛教》是講了四種。現在又加了一個企業的佛教，這個佛教寺院用企業管理，開連鎖店，寺廟也是像連鎖店一樣，用企業方式來經營，也有做商業、做買賣的，還有上股市的，上股票市場，香港很多寺院都要上股票市場。在香港英國政府統治的時代，英國它們這個國家都是以商為主，它做什麼都是商業為前提。它沒有士農工，它是商，士農工也都是商，包括他去戰爭也是為了生意，做生意，商業利益。所以它把宗教也商業化，你看在香港那個寺院，比如說光明寺有限公司，它再加個有限公司。現在我們老和尚成立的香港佛陀教育協會，我們看到只是這樣，香港佛陀教育協會，其實在政府那邊登記是香港佛陀教育協會有限公司，這個還可以上市的。但現在中國大陸河南那個少林寺，我那天看報紙，我現在也很少看報紙，偶爾去買一份來看看，看到少林寺，現在上股票市場，上市了，那現在又增加這種形態商業，企業商業的佛教，做生意買賣了。

另外還有一個作秀的佛教，現在是作秀的佛教，表演的，做表演的，那出家人去表演，變演藝人員了。所以我們台灣費玉清的姐姐出家了，去宣化上人那裡出家。以前我還看過，她出家還是再回到電視節目又唱又跳的，還在表演，現在有比較正經。有一天我去台中看江逸子江老師，江逸子老師今天早上也打個電話給我，有一段時間他就要我去他那裡坐一坐，看他最近有沒有在畫什麼東西。有一次我去江老師那邊，他現在畫七十二賢，還有用捏的，捏泥土的，現在捏七十二賢，現在又作畫冊。有一次我去他那邊，他跟我講，那個叫恆述法師，恆述法師來這裡找我，她要「地獄變相圖」。「地獄變相圖」是江老師畫的，我們淨老和尚請他畫，畫好之後

，老和尚叫我們社團印的，做的。然後恆述法師她也想做，因為之前都是我們華藏做的，江老師特別叫我去，就是把這個事情告訴我，就是給我知會一下她要做了，他也答應她去做，她印「地獄變相圖」那些畫冊。她大概只能印畫冊，印畫冊比較便宜。如果像我們做那個捲的，原寸的，那就貴了，一個就幾萬塊。

有一天，好像是去年年底，我們到岡山去做三時繫念，住在一個汽車旅館，那個時候好像租個汽車旅館給我，那個汽車旅館大概是岡山最豪華的汽車旅館。晚上睡覺有個大電視，我現在也很少看電視，不看了。晚上洗澡洗好了，一個大電視就在床鋪面前，我就把它打開，那天晚上睡得比較晚，大概十二點多，我就在那邊按按按，按到恆述法師在講「地獄變相圖」，她在講。我就仔細聽，聽她講還可以，還不錯，她根據江老師講的，她講得還滿生動的。而且她會引用現在男人在外面亂找女人，這是很針對性的，講得淋漓盡致，那對因果宣導還是有一些幫助。但是她那個時段排得排那麼晚，是不是專門給那夜生活的人看的我就不知道。

我這很晚，大概十二點多、一點，那個時候我還沒睡，我就順便看一看。本來是想看看陳彩瓊現在還有沒有新產品在賣，現在在賣鳳梨酥，還有沒有新產品在賣，聽說老和尚有在幫她賣鳳梨酥。結果去看到她那個頻道，我覺得還不錯，而且我看她有劃撥帳號，歡迎助印「地獄變相圖」。這個方面我們是不會去干涉她，因為江老師是授權給我們做，我們授權的份量還沒有做完，我們不會去干涉她，因為要做也是好事。她自己要去印、要去做，那妳要做我們也歡喜，隨喜功德。這個對社會大眾、社會風氣改善有幫助的，當然我們都隨喜，誰做都好。如理如法的做，愈多人做就愈好。所以她說要請那個，我聽了我也是隨喜，我也生歡喜心，很歡喜，有人要去講這個東西。依她的身分來講也有她度的對象，也有需要，好



像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身，應以什麼身得度就現什麼身而為說法。她現那個身，度她跟她相應那一類的人，也是有需要。

那一天我又聽到江老師跟我講，證嚴法師去找他，問她她有什麼書要他做的？江老師他畫的畫作，現在主要都是我們華藏在跟他流通的。以前「地獄變相圖」第一個出來就是到日本京都光明寺展覽，老和尚叫我去接下來去辦這個展覽。後來在中正紀念堂也辦過一次，中正紀念堂，那是比較有大規模的，中正紀念堂。好像國父紀念館，江老師他自己辦的是國父紀念館，我們辦的是中正紀念堂。現在佛教有這麼多形態，現在又增加兩種，這是現前有這六種形態，我們選擇是回歸到教育的佛教。像恆述法師她這樣講「地獄變相圖」，我覺得她講的有她的味道，特別她好像是針對這些現在男人這種毛病習氣，講得一針見血。江老師畫的就是畫現實社會的病態，也很好。

所以總歸我們要回歸到教育，這個戒定要學習的，要學的。不是說我去受個戒我就得戒了，對戒一竅不通，什麼也不懂，受了那個戒只是一個形式，那就不管用。所以我們真的要學戒，印光祖師這個《了凡四訓》、《感應篇》、《安士全書》，他老人家知道現在懂的戒的人沒有了，講經的還有，在他那個時代就是這樣，在他那個時代只有一個弘一大師對戒深入修學研究，一般沒有了。社會大眾，特別我們佛弟子，戒是基礎，戒沒有學好，得不到定，沒有定你就開不了智慧。那怎麼辦？印光祖師他就把《了凡四訓》、《感應篇》、《安士全書》這三本書來代替戒律，這三本書不是佛經，但是講的內容跟佛法經典是相應的。這就是依義不依語，四依法第一個依法不依人，第二個依義不依語，這言語文字不同，但是意思相同，就可以依靠。像《弟子規》也是一樣，《弟子規》、《感應篇》，那有很多人質疑說，這是外道，不是佛經。有這種說法的

人，他對這個四依法，實在講他只知知道第一個依法不依人，後面三個他都沒有。

四依法是四條，第一條是依法不依人，依法就是依經典的依據，有經典的依據。經都是佛講的，佛有的地方講得比較多，有的地方講得比較少，有的講的用的言語方式表達得不一樣，文字也不一樣。這同樣是佛講的都有這些不同，那何況菩薩、羅漢講的，他的學生講的，佛弟子講的，還有其他宗教講的。像我們中國的儒家聖賢孔孟，道家的老莊，他們講的，講的語言不一樣，只要符合性德。我們以十善為標準來講，反正跟十善相應的，《占察善惡業報經》有經文依據，凡是善的都歸在十善，凡是惡的都歸在十惡，反正你是屬於善法那就在十善。我們看《弟子規》、《感應篇》，一個儒家、一個道家的，你看它的內容，那跟佛經，佛在佛經裡面教我們的意思是不是一樣？完全一樣。完全一樣佛就承認它也是佛經，他跟我講的意思是一樣的。雖然是不一樣的人講的，不一樣國家地區的人講的，但是他講的意思是一樣的，語言不一樣，文字不一樣，但是意思是一樣，那我們就可以依靠。所以這是屬於四依法第二個依義不依語，義就是意思對了，意思相同，語言不一樣，就不要依那個語言，你依那個意思就好了，意思沒錯，你就不要去執著語言文字了。

我們四依法明白了，我們就不會有疑惑。你看《弟子規》、《感應篇》講的內容，就是《觀經》淨業三福第一福的「孝養父母、奉事師長」。以前我們讀孝養父母、奉事師長，那怎麼做不知道，但是知道對父母要孝養，那怎麼孝養？對師長怎麼尊重？具體怎麼做法不知道。現在《弟子規》一條一條很明確的，包括生活當中點點滴滴的，就知道這是該怎麼做，原來它具體的做法。沒有個具體的做法我們沒有下手處，只知道這個原則，但那細節上不知道怎麼

做。有《弟子規》，現在人很多學了，特別是企業用《弟子規》來教學帶動，事業都不斷的提升。關鍵人做好了，事一定好；人做不好，你什麼事都做不好。「慈心不殺」落實在道家的《太上感應篇》，這是講因果的。《弟子規》講倫理道德的，倫理是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認識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道德是講是非善惡這些觀念。因果是講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講現實的問題。

像「地獄變相圖」那是屬於因果教育。現在這個時代，印光祖師講，現在倫理道德的教育，現在人也很難接受，聽不進去。現在唯一還能夠幫助這個世界上人類的重病唯有因果教育。為什麼？因果講利害關係，講現實的，而且很多實際例子我們都可以看到。提倡因果教育，因果的道理事實要講透徹、講清楚、講明白，它就起作用，而且這個還要長期的講、長期的提醒。那特別我們引用現前社會發生的事情，像黃柏霖居士，他在台北市警察局當警官，刑事警察局那些案件是很好的一個證據，他也發心整理這些資料出來，這都是現代的。說古代的，看也沒看到，現在的人有名有姓，有資料可以查的，大家就比較容易接受，這些都屬於因果教育。

所以印光祖師講，這個戒它的鋼骨就是因果。如果你不懂得因果教育，對因果教育的理論方法不知道，這個戒像一個房子，你要蓋房子沒有鋼筋骨架你怎麼蓋？那因果就是借這棟房子的鋼筋骨架，這個鋼筋骨架你搭起來，你才能灌水泥蓋屋頂、貼牆壁，那後續的工作你才能做。所以印祖特別給我們提出這個三本書，它的確是可以代替我們佛家的五戒十善。所以一生《了凡四訓》、《感應篇》、《安士全書》印得最多。可惜這三本書現在講的人也不多，偶爾講一講這還是不行。還是要像老和尚講經的時候常講，要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，它才起作用。如果一暴十寒，那個作用還是不大，力量不夠，我們這個病這麼嚴重，力量不夠。但是這些都要時間、

要因緣，希望以後我們，特別是第一部《了凡四訓》大家要深入。

好，我們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這一段也是有必要跟大家多講講。好，我們今天就學習到此，我們來念迴向偈，「願以此功德，莊嚴佛淨土，上報四重恩，下濟三途苦，若有見聞者，悉發菩提心，盡此一報身，同生極樂國」。阿彌陀佛。好，我們下次見。